

憶耶穌會士甘易逢神父

柯毅霖著

張思敏譯

法籍耶穌會士甘易逢神父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病逝於台北耕莘文學院，享年八十八歲。甘神父於一九一二年出生，一九三零年加入耶穌會，一九四二年晉鐸。一九四六至四九年期間，甘神父在哈佛大學燕京學院進修，一九四九年至五三年在上海服務。其後甘神父前赴台灣，負起耶穌會編纂字典的工作，現已大致完成。

在中國宗教、中國基督教史及東西方靈修學均享有盛名的甘神父，曾撰寫過廿多本有關書籍，及發表過無數相關文章；很多他的文章被翻譯為中

文及很多其他語言。他一生的使命可分為兩方面：一是深入探究聖神在中華文化中的工作；二是促進人們更深入認識中國靈修學在擴闊基督教思想領域方面所起的作用。

為達至上述目的，甘神父與數名耶穌會士於一九六六年創辦了利氏學社，並一直出任該社主任，直至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為止。他的接任人魏明德神父亦承諾追隨及發揚學社初創時的宗旨。

利氏學社的命名並不是出於偶然。耶穌會士利瑪竇是近代中國傳播基督宗教的先驅，他勇敢、

革新、建基於適應原則（亦即現代神學術語「本地化」）的福傳方法備受讚賞。甘神父深受利氏的感染，每每在著作中稱揚他的貢獻，表明他將永遠成爲我們的典範。甘神父絕對堪稱爲利瑪竇及其他偉大中國傳教士的追隨者，因爲他們都分享著同一目標，就是嘗試讓基督宗教與中國傳統相遇；然而，甘神父比利瑪竇還要跨進一步。他們兩者最明顯的分別是，利氏取儒捨道佛，而甘神父則剛剛相反，不太注重儒學，反而致力鑽研中國道佛思想。有一次，問及甘神父有關他對利氏的傳教方法及「禮儀之爭」後果的看法時，他的回答實在使我感到驚訝，他說：「要是利瑪竇的方法真的盛行，基督宗教就會變成『階下囚』，即成爲儒家的一支派。」（作者按：大意如此。）當然，甘神父這個詮釋方法可能值得商榷，但我們得緊記利瑪竇是「反宗教改革」時代的孩子，而甘神父則是梵二的新生兒。既然默觀經驗在甘神父心目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道佛兩教中的默想與「默觀」向度自然也吸引了他。

利氏學社現任主任魏明德神父指出，甘神父「不僅是一名學者，也是一位真正的人，一位真正的神父，以仁慈、智慧幫助了無數人。」他擔任指導神師、避靜神師及靈修生活指導的工作尤其出色。在他渡過最後四十五年歲月的台灣，曾有無數的修道人及平信徒認真地尋求他的靈修指導。甘神父所撰寫有關默觀生活的書，嘗試整合福音精神與中國靈修學。無疑，他曾啓迪過多不勝數的宗教團體，特別是世界各地的修會團體。安貝蒂修女就曾告訴我怎樣開玩笑地把他任命爲「榮譽瑪利諾女修會成員」，藉此表揚他給予修女們長期的支持及靈修指導。

數名聖神研究中心的成員私底下也跟甘神父諗熟。他偶然也會於中心出版的雙月刊《鼎》上投稿。

我希望能藉此短短的頌辭向甘神父聊表寸心，特別表達我對甘神父那份發自由衷的敬意和感激。我是於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在台北跟甘神父初

遇，當時他已年屆八十，但對他的認識卻是從他的文章開始。我請他幫忙我整合一份有關基督宗教與中國的神學研究。我們見了幾次面，並談了很多話題。他給我的印象是樂於助人、和藹可親和慷慨大方。雖然年老病多，但他熱切尋求深化研究的精神及好學不倦的態度，實在使我為之敬佩。每當有機會回台，我必會登門拜訪，尋求指導。我倆也有書信往來。

最後一次跟他見面是去年八月，我倆在討論利瑪竇所用「天主」一詞的翻譯。甘神父正在為這一詞彙最早的詮釋撰寫文章。由於我對命題有濃厚的興趣，甘神父後來寄予我一篇文章的研究初稿作為參考。在他辭世前，我們還一直保持聯絡，因為他隨時準備回覆我提出的問題。「如需要其他資料，可隨時找我。」這是他去年十月所寫的。對於一位身體衰弱、八十七歲的老人來說，言詞間仍流露出這一顆樂意助人的心，我真的十分感動。

雖然消息來得並不算突然，但仍深深觸動我



內心深處。可敬的甘神父，但願你也能偕同在天的一方濟各、利瑪竇和其他中國偉大的傳教士，為您鍾愛的中國人民、中國基督教的未來向天父祈禱。□